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四月七日“川习高峰会”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进行，法轮功学员继续和平请愿，敦促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第 796 期
2017 年 4 月 13 日



明慧週刊

www.minghui.org

四月七日「川习会」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马阿拉戈庄园进行，法轮功学员继续和平请愿，敦促选举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第 796 期
2017年4月13日

明慧周刊

第 796 期

2017年4月13日

WWW.MINGHUI.ORG

内 容 提 要

重要新闻（上图）

四月五日在习近平访问芬兰期间，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冒雨在芬兰总统府附近和平请愿。

修炼交流

从一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大陆综合

三月报道：110 名学员被非法判刑
抚顺中级法院对蔡伟撤销原判 望花区检察院撤诉

齐齐哈尔多名学员在看守所遭酷刑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269,716,893

目 录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4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5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6	大陆综合
6	大陆综合消息
10	严正声明
10	世人觉醒
11	人心与因果
15	时事评论
15	浅析无神论
17	修炼园地
17	从一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18	"忍"中的大自在
19	两次崴脚的棒喝
21	修去怨恨心 险阻变通途
27	解体嫉妒心
32	再读师父的《何为忍》
34	争斗心引发的思考
37	家庭中过关的体会
40	几点导致演讲乱法现象的因素
42	坚定正念 清除病魔
45	向内找后电脑恢复正常
48	走家串户讲真相
54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四月六日和七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其上任以来的首次高峰会谈，美东南部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和平请愿，表达诉求，敦促习近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旅馆外，川普的海湖庄园，及沿途和平请愿，有的演示法轮功功法，有的打出“法轮大法 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等横幅，习近平的车队从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前经过。

原籍加纳的 Dzima Amma 谈起大法带给她的美好，眼泪流了下来。她说，能修炼大法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Dzima 是在电视中看到居然有因为信仰而被虐杀而感到不解和愤怒，从而上网去了解大法，结果发现这就是她一生在找寻的，大法让她明白了“我们是谁，为什么而来”，大法教会了她如何分辨好与坏，还给予了她智慧。她说：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苑青为她的母亲邓翠萍请愿。邓翠萍在今年二月份遭非法判刑六年，目前已经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八个月，因遭迫害，身体健康状况在恶化，看守所说没有病，不让家属去见。女儿苑青呼吁各界民众关注此事，并希望释放她的母亲及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学员。

四月五日在习近平访问芬兰期间，来自芬兰和瑞典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芬兰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和平请愿，敦促习近平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四月四日上午，加拿大国会议员 Garnet Genius 在渥太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国会重新提出 C-561 法案，打击强制摘取² 人体器官行为。法案明文要求，通过捐赠方式做器官移植需提供

证书，加拿大人接受强摘器官属犯罪行为，并建立确认为从事器官移植的个人名单，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Genuis 强调，鉴于日益升级的人权问题和加拿大政府的如何对待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推行这样的人权立法非常紧迫。”

加拿大前司法部长 Cotler 当天接受采访时说，“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足够可怕的了。那些从事这一犯罪的人，必须要追究其责任。”“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议会，要确保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协助它。我们将追究其责任，这就是这项立法要做的。我支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法轮功的利益，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必须负责。”

四月七日，维也纳市议会全票通过议案谴责中共政府允许的摘取器官系统，尤其是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以及摘取被政治迫害者、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器官；呼吁联邦政府干预，并采取措施，确保违法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要公开讨论和被制裁。该决议案是由奥地利人民党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古德鲁·库格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彼得·弗洛里安舒茨，和绿党的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埃尔·法阿伊卡共同提议。维也纳市议会的官方网站，和奥地利国家新闻社公布了此次决议案的消息。

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一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法轮功学员再次举办“真善忍”美展。参观美展的市民络绎不绝。美展呈现法轮功学员对正信的坚持和信仰力量，给很多市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很多市民观看美展后在留言簿上留言，他们表示，“真善忍”美展引人思考生命的价值、精神和道德时，也唤醒人的良知，他们在祝福法轮功学员时，也渴望尽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学生阿纳斯塔西娅说：“我注意到画中的人，他们遭受的酷刑，很像早期的基督圣徒所承受的苦难。”国家航空大学教员朱利安说：“在这里我了解了‘真善忍’原则和他的理念，但是要做到不容易。”他表示，画展带人思考人生的价值。

四月八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施比塔勒街举办了今年的第一个信息日，向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Eva 和 Regine 六十开外，是土生土长的汉堡人，盯着大横

幅看了足足有 15 秒，Eva 说：“只有魔鬼才做得出这种事。”她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她的同伴 Regine 去过中国旅游，她称赞法轮功学员揭露真相的努力，说“一定要制止这个迫害，每个人都应该来帮助，能做多少做多少。”

荷兰国立博物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四月八日和九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弘扬法轮大法、讲清迫害真相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活动。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孩说：“难以相信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游客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事实后，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个惨无人道的罪行。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徐化全，原籍湖北，北京大学硕士毕业，曾在北京发改委工作。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判刑八年；二零一一年四月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半；二零一四年一月因在地铁上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三分监区。现年五十刚出头儿的徐化全，头发全白了，现在已经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目前的境况非常恶劣。徐化全遭迫害情况一直瞒着他的老母亲。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多位法轮功学员李顺江、王宇东、田勇、王爱华等三月二十一日被绑架后遭严重迫害，其中李顺江被东市场派出所副所长于刚用手铐吊挂，口罩抹芥末戴其脸上，用鞋抽脸，毒打一夜使其皮开肉绽，四月七日律师接见时惊呆了：李顺江被戴手铐脚镣且前串，佝偻着腰步履蹒跚艰难的挪到接见室；王宇东被公安局刑警支队带到鬼子楼（专门酷刑逼供场所）被反铐、戴头盔、头套塑料袋闷、烟熏呛、搓肋骨、鞋抽脸；田勇被铁锋分局警察湿毛巾闷其口鼻、手铐上拽、打其脸；张世民被手铐脚镣反串……王爱华被迫害的脸变形肿大，眼睛只

有一条缝儿；张世民被戴手铐脚镣反串；宋玉兰、柱子、张艳华、朱秀敏等均遭酷刑折磨。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谢军校，十三年前因喷写法轮功真相标语，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他在看守所及监狱遭到非人折磨，导致患上急性白血病，医生断言只能活十五天，被冀东监狱急忙用车送回家。谢军校通过学法炼功奇迹恢复健康，被迫长期离家，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在石家庄市火车站用身份证购票时，被警察扣留，后被劫持入狱，续服十三年前的冤刑。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四月五日下午，加拿大渥太华部份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亚岗昆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向师生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曝光中共在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整个下午的讲真相活动中，也不乏受中共洗脑宣传而不明真相的中国留学生经过摊位。在法轮功学员的耐心讲真相下，有十几位学生做了三退。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四月二日由约克区警察局举办“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赢得了约克区警方的称赞。警官肯特先生说这已经是第十五年约克区警察局举办这样的活动了，他很高兴看到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的贡献，也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

旅游与探险展示会四月一日和二日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在贸易展厅举办了两天的活动。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展示会，向人们介绍令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并曝光中共在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二零一七年四月开始，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的部份学员利用周末，开始到著名的密西根大学主校园、在底特律市区的韦恩州立大学集体炼功，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向路人讲真相。祥和的炼功场景、舒缓的炼功音乐吸引了路人的目光，他们纷纷接过传单，并表示要回家上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大陆综合消息

抚顺中级法院对蔡伟撤销原判 望花区检察院撤诉

蔡伟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抚顺市望花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非法判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蔡伟上诉后，抚顺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重审。抚顺市望花区法院于三月二十日向望花区检察院发建议函。三月二十二日，望花区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

今年六十七岁的蔡伟修炼法轮功后，重症糖尿病痊愈，从病痛中死里逃生。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于二零零零年放弃修炼。二零零七年蔡伟患严重糖尿病达到晚期，全身并发症一齐发作，当时脑干梗死，耳聋眼瞎带哑巴，皮肤溃烂，不能吞咽，不能呼吸（肺脏不会工作），辽宁省医大医院及脑血栓专科医院放弃治疗，不留她了。蔡伟重新开始修炼，在法轮佛法中再次获得新生。她按真善忍做好人，却遭绑架迫害。蔡伟被望花公安分局构陷、遭检察院起诉，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上诉后，中级法院撤销原判，检察院撤回起诉。

山东泰安李爱华被绑架 讲真相后获释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华，为了还民众知情权，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高新区龙泉派出所警察绑架，龙泉派出所警察又将她推给北集坡派出所。李爱华一直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警察对真实状况均感震惊，相互埋怨着不愿管这事，第二天，就放李爱华回家了。

李爱华，女，六十三岁，泰安市啤酒厂退休职工。四月七日下午，她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高新区龙泉派出所四、五个警

察跟踪，后绑架到龙泉派出所。李爱华一直给那些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四十分钟后，龙泉派出的人把李爱华送到北集坡派出所。

北集坡派出所的几个年轻警察抓住李爱华的头发，强行照了像。李爱华不回答他们的审讯问题，只是善意的给他们讲真相，从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到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一伙遭恶报入狱，再到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原批捕科长王建新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身首异处等等，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多。

那些警察明显感到震惊，自知事实无可辩驳，有的点头认可。

第二天上午，所长马辉说放她走，又顺便把她拉到龙泉派出所取东西。北集坡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对龙泉派出所的人说：你们把这事推给我，害得我一晚上没睡觉。龙泉派出所的警察说：不推给你们，我也得一晚上睡不了觉。他们给李爱华取出自行车，让她自己回家了。

明慧网三月份报道：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据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96人被非法庭审，6人因依法控告首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

据统计，有57名中国大陆的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依据中共现行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等法律，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是执法犯法，必将受到刑事制裁。

判刑最严重省份依次为：第一名辽宁31人、第二名黑龙江11人、第三名山东10人。

春暖花开 真相展板、树挂送福音



图左：湖南省郴州的真相展板 图右：陕西省某市的真相树挂

北京密云区要求释放夏淑芳的民众增加 407 人

北京密云区太师屯派出所二零一七年一月二日中午绑架了住太师屯镇做建材生意的法轮功学员夏淑芳，非法抄走现金 4044 元和法轮功真相资料，非法关押在密云看守所至今。

二零一七年二月份，当地一百五十名群众联名要求无罪释放她；二零一七年四月份增加四百零七人声援夏淑芳，要求无条件释放她。据悉，密云区太师屯镇派出所绑架、构陷夏淑芳，竟然是为了争“优秀社区民警单位”，因此声援群众和很多民众对太师屯镇派出所民警的做法非常气愤。

撤诉、退卷、二审撤销原判 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回家

* 二审判决 江苏张素芳被释放回家

二零一六年七月九日，江苏盐城市张八名法轮功学员去集市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到张庄派出所。其他几位学员被关押数日后释放，张素芳被继续“侦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盐都区法院非法对张素芳判刑两年。张素芳上诉，在盐城市中级法院、盐城中级检察院到看守所提审期间，张素芳讲述了事

情经过，并希望他们公正廉明。她说：“我没有罪，坚定自己的信仰，使自己道德升华，二十年没吃过一粒药。”张素芳并述说张庄派出所警察打人后不承认，那个警察还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中院刑事裁定：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鉴于盐城市中级法院裁定，盐城市看守所开证明，无罪释放张素芳，张素芳当天晚上回到家。

* 吉林乾安县穆晓梅被无条件释放

吉林省乾安县法轮功学员穆晓梅于今年一月六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三个月。期间，检察院提审，穆晓梅拒不签字。四月七日，检察院以“原定罪行不符”，将穆晓梅无罪释放。期间，穆晓梅曾被关押在长春苇子沟拘留所、长春第四看守所。过程中，穆晓梅不配合非法审问，始终“零口供”。家人为她聘请了律师。

* 黑龙江省海林市郝升巧获释回家

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郝升巧，于四月五日下午获得释放回家，此前一天亲友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她。郝升巧回来说：国保告诉她，让你们的人别再往这邮信了，局长都生气了！还有你们国内、国外的，把我们的电话都打爆了！

郝升巧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午到邮局邮信，被蹲坑警察绑架到海林林业派出所。郝升巧的丈夫张洪江日前写信要求海林市海林林业局公安局放人。他表示：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痼疾痊愈，性情温和，自己就是见证者和受益者。法轮大法修炼人正直和善良，令人肃然起敬。希望警察不要追随错误政策。

* 法院撤诉 检察院退卷 辽宁大连周杰获释回家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周杰于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早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在家中绑架，在大连市看守所遭非法关押长达九个月。

三月初，周杰本人接到沙河口区法院下达的撤销起诉裁定 9

书，案卷由沙河区法院退到沙河口区检察院，检察院又退卷到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后周杰以取保候审形式获释，于三月二十九日晚平安回家。

* 检察院多次退卷、公安重侦后 大连杨叔玉平安回家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杨叔玉，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因写《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辖区锦绣派出所抄家并绑架。其案子由沙河口检察院多次退卷，公安重侦后，历时一年多，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杨叔玉平安回家。

严正声明

本周三百二十六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二百四十二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610 人员：我们天天看明慧，全明白真相了

今年二月末见到了一位朋友的丈夫。宴席上他坐在我的身边。

他是市公安局派驻“610”的人，正科级，具体职务不详，已在“610”工作好多年了。我想给他讲真相。给“610”人员讲真相，我还是第一次，又是朋友的丈夫，寒暄几句我决定开门见山。

我说：你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

他说：知道，听说过。

我说：当年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人，被举报过，我怀疑是
10 某某老板。

他说：他不是遭报了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你看李东生不也遭报了。

我说：是的，你咋知道的？还有周永康、薄熙来都遭报了。迫害法轮功的很多警察也遭报了。你可别参与迫害啊！

他说：我没有参与迫害，我们天天看明慧网，都知道。我还保护你们来着呢……

我给他讲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及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贵州发现的“藏字石”，讲了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讲了如何不做邪党的陪葬，等等。

最后他表示愿意“三退”，并说，我发现你们炼法轮功的很多都是上层人物，车站站长、公安局纪检书记、邮政局长、公司经理、人事经理什么的。

最后，我问他：“你们‘610’主任是谁？”他说：“别问了，我们天天看明慧，都明白真相了。过去不明白，现在都明白了。”

人心与因果

大法弟子家属：感觉生活的特轻松

【大陆来稿】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自从了解大法后才知道大法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好！

以前自己是一个爱钻牛角尖的人，遇到事情就会从内心往歪处想，让自己的性格也出现了扭曲，自己还总是在牛角尖里循环，不是自己不愿意出来，而是在钻到牛角尖里根本就不能左右自己了！

自从了解了大法，听过了师父的讲法，也看过了神韵的演出后，师父对事物的诠释，让我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师父告诫我们让我们不要存在执着心，不要有自私的心，要让自己同化大法。我现在再出现事情、接触事务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不再有执着心了，也不自私的想了，突然感觉自己生活的特轻松，精神上得到了解脱，这种心情，和这种对事态度以前在没有接触大法时从来都没有想过。

是大法给了我光明，让我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会继续秉承师父说的，让自己不再迷途。

我妻子的改变更多。学大法前，我们两个经常吵架，总为一些小事。以前回家晚了，家里人都睡着了，我一回家后又是换衣服，又是洗漱，经常把家里人吵醒。妻子每次被吵醒就和我争吵，因为打扰了她睡觉，感情越吵越淡了。

妻子修炼大法后，不光做家务，也会体谅我了，我回家都是很晚，现在都是等我回家后她才睡觉，把家里的床都铺好，衣服准备好，让我从新感觉到了家的温馨。

我问妻子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多，她说：“这是师父告诉我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做好人，做什么事都得要为别人着想。”

新疆和静县国保大队马毅遭恶报 夫妻患癌症

马毅，五十四岁，回族，新疆和静县国保大队教导员，任职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已遭恶报，得肠癌，并殃及家人，其妻五十岁，亦患癌症——乳腺癌。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新疆库尔勒和静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马毅，带领几个派出所的多名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玉梅家中，绑架了两名法轮功学员，还有六名未修炼法轮功的百姓，其中有一名是小学生。马毅动手打了张玉梅的丈夫，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及私人财物。

二零零六年七、八月间，马毅等人曾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致使他两根肋骨被打断。马毅是当地多次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恶警。马毅在国保大队已干多年，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应该是很了解的，却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恶报上身，夫妻双双患癌症。

表弟得福报当了副局长

〔大陆来稿〕

* 表弟得福报当了副局长

表弟很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人数还不到十四万时，他就

退团队了，还劝退了他两个好哥们。表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初中毕业只考上了个技校的他，这些年从一个最基层的乡下单位一步步调到了市里面某单位当副科长，还解决了公务员的编制。

表弟单位的人基本都是党员，表弟却一直不肯加入，很多次领导也找他谈话让入党，他被逼的没办法了，只好加入了某民主党派。副科长的表弟要再提拔难。

前年，市委组织部搞干部交叉调配，每个单位都拿出一个科长、一个科长岗位供交叉调动，表弟单位的科长都不愿意调配到外单位去，领导只好把副科的表弟升为正科拿出去交流调配。

表弟担心不知道自己被交流到哪个单位，要是调到不好的单位，还不如在原单位当副科长。我说表弟你不要着急，这些年你坚决不入党，哪个都没有你的福份大，你会到很好的单位的。

后来，表弟调到了市里面一个人都羡慕不已的单位。表弟说过幸亏我不是党员，对口的岗位都要党员，我都不能调去，这个单位的拿出去交流调配的是个副局长岗位，没有写要求党员，最后我就只能来这里。这个单位是个二级局，表弟调到这个单位当副局长（正科级）。

表弟说：原来我到这个局里办事见着个办事员都要客客气气的，现在我摇身一变就成了他们的领导了。

* 同事拒绝入党升官当处长

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修炼法轮功一直被单位相关人压制，很难有处级的干部跟我真心的交朋友。张丽是财务处的副处长，她却不一样，很支持法轮功。但凡有她私人请客的饭局，她尽可能都会把我喊上，不是别的，就是让我在饭桌上讲真相，她还帮劝退。张丽听取我的建议一直不入党，整个集团总部就是我跟她不是邪党党员。

财务处有三个副处长，处长位置空缺，副处长们都想当处

长。张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任何优势，她基本是放弃竞争了。另两名副处长明争暗斗，有一位不是党员，为升官当处长，赶紧写入党申请书入党了，还怕影响升官都跟我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保持距离。

有一天集团董事长找她谈话，要她入党，说入党外出学习的机会会多些。一般的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张丽也不知道如何回复，说：那我回去考虑一下吧。张丽一出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头脑一下清醒了：坚决不能入党！她迅速返回董事长办公室说：我考虑好了，还是不入党。

张丽也觉得拒绝加入共产邪教是很自豪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跟我分享。我说张丽你太了不起了，你就会有大福报的。张丽后来生活一直很顺利，孩子电脑派位到了最好的中学。

再后来我修炼法轮功被开除了公职离开了单位，一天我接到张丽的电话，说她调到另一集团公司当财务处长了，这个集团比原单位收入高不少，工作也轻松多。我说张丽你不入党得福报了吧，她说：托你法轮功的福呀。我问那两位副处长呢，谁提拔当处长了？张丽说，都没提拔，外面调来一个。

时事评论

浅析无神论

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从小受无神论影响，学的是无神论的课本，听的是无神论的宣传，社会中接触的都是无神论的东西。对佛、道、神一无所知。所以从小就认为世界上没有神。对一些拜神、信神的人认为是迷信。把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也认为是迷信。可是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你没有能力看见他。通过学习法轮大法，我渐渐的改变了观念，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晚年时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小石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浩瀚的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

牛顿有一位朋友，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他因推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这颗彗星后来被命名为哈雷慧星，他却不肯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是神创造的。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各大行星各照各的位置排列整齐，一拉曲柄，各星立即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非常形象美妙。一天，哈雷来访，见到这模型，玩弄了很久，惊叹叫好，立刻问这是谁造的。牛顿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的，只不过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说，无论如何必定有一人造它，并且是位天才的人。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哈雷这才恍然大悟，也相信了有神存在。牛顿还说过：“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有神论者。有人问他世界上有

没有神，爱因斯坦指着桌上放的咖啡、水果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一定轨迹运行无间，安排这种运行力量的即是神。”世界上许多大科学家都相信神的存在。像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法拉第

世界上绝大部分著名大学都是由宗教团体创办的，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一九七七年在《科技英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统计，从一九零一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 286 位科学家中，73% 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 是犹太教徒。特别是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的人几乎全部信神。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其间有同学问他的宗教信仰。他说，美国有 95% 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另有一项调查显示，17—19 世纪这 300 年间，世界最大的 300 位科学家，有 242 位是信有神的。20 世纪，英法美 3 国的科学家，90% 都是基督徒。再看看中国那么多大学，这名牌，那名牌，可这么多年，毕业后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鲜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宣扬无神论。

不但科学奖得不到，宣扬无神论的国家都穷。例如当时东德是共产党国家宣扬无神论，而西德信神，西德就比东德富。朝鲜宣扬无神论，而南韩信神，南韩就比朝鲜富。中国大陆宣扬无神论，而台湾信神，总体上台湾就比大陆富。

其实你只要静心想一想，宇宙那么浩瀚，天空中的星球比沙子还多，下边没有支点，都是悬着的，而又是有规律的运行着，没有外力能有规律的动起来吗？有这种智慧和力量的不是神吗？中华民族历史那么悠久，神辅导人创造了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文化，写佛、道、神的书那么多，神迹那么多，而用一个无神论就掩盖了神佛的存在，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耻辱呢！不信神的人没有心法约束自己，有的无恶不作，社会道德大幅下滑，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一个有向往、有志气，想为自己与后代造福的人，应该开阔视野，抛弃无神论，生出一种信神佛、敬神佛的心。（节选）

修炼园地

从一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文：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讲：“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1]从我自己的修炼经历上看，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确实是隐蔽而又恶毒。

我曾经几次不自觉的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被迫害的很严重，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金钱，失去了一切……我还修不修大法？然后我回答：“修！”

去年冬天，我又不自觉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突然想，为什么我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呢？不对呀！我如果怕这怕那，就不会与师父结缘到人间转生得大法了。并且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大法能助我否定邪恶的安排与迫害，我怎么还会想、会有这些遭受迫害的事情呢！

这不是我想的，是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在我思想中的反映。我不承认它。

当此念一出时，师父让我看到，一团来自较高空间的变异邪恶物质从我的身体左侧出去了，伴随着懊丧、无奈与叹息。

我连发正念追了过去，销毁这些邪恶的因素。因为这种安排的最终目地是想让我遭受迫害，从而走旧势力安排的在魔难中挣扎的路。这一瞬间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我身体的左侧容易出一些小问题的原因。

同时师父让我看到，一层包在我身上的厚厚的猩红色的绒布，在我否定这不正的一念的同时，从我的身上滑落了下来。师父让我看到了我修好的神的一面，那是晶白体的身体，如水

晶一样通透，座下的莲花台有数层高，也如水晶一样通透。

从那以后，我的负面思维修掉了，身体左侧也再没有不正常的状态出现。

我悟到，修炼不是来做常人的英雄的，英雄主义不能掺到大法修炼当中——“看我多么坚定，被迫害的这么严重，还坚修大法！”这恰恰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修炼就要以法为师，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正修炼的路。

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忍”中的大自在

文：陕西大法弟子

人常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提到忍，很多人都会想到痛苦。可能有人会疑惑，这么痛苦的“忍”和“大自在”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常人就是为了自己名、利、情的得到和失去而乐而忧。

作为修炼人，只有在忍中认清执着，灭掉它，才能跳出人来。举个例子，当我们在面对别人冤枉自己或指责自己时，忍不住的去争论，澄清，语调越来越高，此时的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动心呢？若能忍住委屈，修去自我，冤枉、指责便没有了主体，又何来动气之说。那时的你是跳出人中一切事之外看事情，没有谁对谁错维护自己的争论，那可不就是大自在吗？但是又有几人能明真正做到“忍”后的大自在呢？

师父讲：“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1] 觉的“忍”痛苦的同修，可以清楚的分辨一下，痛苦的是谁？是你的真我还是假我。当我们法理清晰时，会发现那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的假我在痛苦，因为它们在我们做到对欲望诱惑的忍受中变的越来越弱，最终被灭掉。而我们真正的自己恰恰在这其中升华上去，洗净污浊。

在身体上吃苦中忍，咬咬牙就过去了；可是在思想中的忍

住诱惑却很难做到。在常人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中，很难做到一思一念不动心，忍不住的更会让魔性控制我们的行为放纵。即使是在行为上能克制住，思想上忍不住去想，都不算真正的排斥，更会滋养自身的执着。忍不住手机、电视的诱惑，就会助长思想中对贪玩、八卦、美色、情等的执着和欲望；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就会沉浸在追求味蕾的刺激中不可自拔；忍不住对美色的诱惑，就会陷在人皮肮脏面具中神魂颠倒，魂牵梦绕。

所以我们只有在思想刚一出现不好的念头时，及时的抓住它，灭掉它，舍弃那些虚幻的留恋，才能真正的解体那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过程刚开始是痛苦的，忍着不去想，舍不得彻底的与之分裂，那都是后天的观念和业力干扰着你的主意识，并不是真我。可是当你真正下决心舍弃后，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就可破除那个障碍，升华上去，那时的忍就不是痛苦，而是身心升华后的幸福感，是美妙无可言语的一种境界。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无漏〉

两次崴脚的棒喝

文：大陆大法弟子 净心

一、第一次崴脚的棒喝

我是一名企业基层管理者，经常到生产岗位检查，二零一七年三月底，正赶上我对岗位的检查上报，此时因其它工作较忙，忘记到岗位检查，心想，这怎么办？正好是刚上班，组长到我们办公室交班，其中一组长说：我让张某某给你找一条，附上照片发过来。我随口说：“好，那我就少查一条。”他又说：“让其他组长也发一条，你就别查了。”我笑了笑，没说话。

这时，我感觉不对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去检查，造假上报，这离真、善、忍标准相差多远啊！我立刻下楼到岗位检查，刚走到一岗位大门口，便被一台阶崴脚，差一点摔倒，我扶着柱子，使劲晃动我的脚，否定迫害。

这时，张某某正好办事走到这，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别

给我发照片了，我未做到真、善、忍，遭报应了，你发的不是我查的，我不能造假。张某某说：“有信仰真好”。

二、不长记性，第二次崴脚

下班后，我到同修办公室，同修正在处理一件私事。她说：“我为老家人办安排工作的事已完毕，她给了六千元，二千四百元为其他办事人买了礼物，还余下三千六百元，我想退她三千元，我要六百元。”我说：“你也帮了不少忙，要了就要了吧，就当中介费。”

我俩就向车棚走去，在车棚的平地上，有拳头大的小坑又让我崴了脚，摔了个大跟头，此时我彻底明白了，不应说常人话，应在法上交流，利益之心驱使我，才支持同修干坏事要人家的钱。于是，我便招呼她明天赶紧把钱还给人家，那叫受贿。

上午，关于查岗的事想做假，崴了脚，不长记性，下班与同修说话还不在法上，又崴了脚，摔了个大跟头。佛法修炼无小事，一定要长记性啊！

通过以上两件事，我深刻反省自己：

一、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未清除，大陆人说谎造假面不改色心不跳，到处充满了谎言，在这个环境中，应该始终将师父的法装在脑子中，才能抵御环境的侵蚀。将真、善、忍永驻心中。

二、利益之心、不平衡的心、嫉妒心、显示心，继续深挖清除。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当时的佼佼者，因一直在企业工作，这两年远没有在机关上班的同学轻松、工资高，总有一种不平衡的心，埋怨企业老板太黑，埋怨国家政策不合理，完全忘记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身在俗世，心在方外。

三、正法进程这么快，没有完全把身心投入到助师正法中，脑子中经常想一些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必须将“我”这个“私”彻底清除，牢记师父的法：“人生只是几日小住”^[1] “名利的成就不算数 得法回天才是你的归宿”^[1]。

20 注：[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 四》〈生命的归宿〉

修去怨恨心 险阻变通途

文：四川大法弟子 慧英

我是一个个体医生，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算是个老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我遇到了重重难关，也走过弯路，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我的体悟是，每当遇到关难，只要向内找，抓紧学法，静心学法，背法，抄法，法理清晰了，找到了执着心，找到了造成魔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就能突破它，就能使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那时，真是天青日朗，化险阻变通途，别有一番景象。

我把修炼中修去怨恨心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对丈夫怨恨 难消难不断

我出生在非常贫困的中国农村，家中姊妹多，父母为养家糊口整日辛苦劳作。我出生后，就跟随着父母泡在田边地角，日晒雨淋，幼小的身体长满了脓疮，现在我身上、头上还有毒疮留下的疤痕，头上有疤痕的地方连头发都不长。更严重的是我得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疾病——风湿病，由于风湿引起脚踝关节疼痛，往往疼痛得不能入睡，每晚靠丈夫给我搓擦很久，才能勉强入睡。

另外我还患有贫血、慢性胃肠炎、妇科病，感冒则是经常性的。二十多岁时，我只有七十多斤的体重，是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想到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几天，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真是美妙无比。我丈夫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很支持我修炼，经常帮着我调试电视和录放机播放师父的讲法视频和炼功录像。

可是修炼不到一个月，提高心性的关难来了。有一天，有外地同修来交流切磋，我就关了诊所的门，到城里去学法。我回来还没等进家门，丈夫就对我大发雷霆，大吵大闹。以前家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的，丈夫一向对我言听计从，他今天竟一反常态，敢如此对待我。正如师父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1]。可惜当时我没有忍住，跟他干起来了。于是，

他气势汹汹的强行把我拉到亲戚家，并把我关在亲戚的家里，交给亲戚看着，不准我出门。关了我几天，他把我放在家里的师父讲法录像带偷偷拿进城里，去找城里的公安。公安把讲法光盘看了后说，只是一种气功修炼，就还给他，他才让我回家。

不知怎的，他就是不准我学法、炼功。只要看见我学法、炼功，不是抢书、撕书就是打我。我气愤以极，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办不到！我愤怒的质问他：你知道以前我一身病，几十年了，谁能帮得了我？谁能把这些病给我拿得下来？你花钱能治好我的病吗？现在我炼功身体好了，脾气也不象以前那样暴躁了，什么活我都能干了，并且我还给家里节省了好多医药费，你反倒不要我炼，为啥不准炼？他也说不出来啥，就是不让炼。

丈夫没在家时，我偷偷看书，或晚上等他睡着了，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经常是半夜三更才敢悄悄起来炼功。有时被他发现了，那可不得了。他气急败坏的拽着我的脖子或者抓着我的头发，就往地板砖上、床边上反复撞。他身材高大，我纤细瘦弱，他拎着我甩就象拎只小鸡。有时拿撑衣杆往我身上一阵乱打，还撵我出家门；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把我叫醒，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随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有时半夜里拽着我到派出所去离婚。有两次掐着我的脖子，差点让我窒息而死。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吗？不能死，我要炼功。这时我就赶快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一喊师父，瞬间他就松开了手。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

从此，我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我们结婚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全靠我勤劳致富，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此时我怨他没良心，怨他不分好坏，怨他无理取闹，怨他不让我炼功还打我……怨恨心层层包裹着我，使我学法入不了心，学也是胆胆突突的学，躲躲藏藏的学，愤愤不平的在学。再加之各种人心杂念的干扰，胡思乱想，哪能学好法呀？

其实师父讲的法很明白，我们都应该知道修炼人遇到的矛盾都不是偶然的，任何矛盾都是提高心性，转化业力的好机会。可

是由于这颗强烈的怨恨心在翻腾，在作怪，死死挡在那里，让我深深的陷入被人心执著纠结的怪圈里，不能依法向内找而一心向外看，一味怨对方；由于这颗怨恨心横梗在那里，使我无法理性的、善意的、冷静的与丈夫沟通，与他善说化解他的心结；又由于怨恨心越重我们越对立，关难就越大，以致一关过不去，更大的关难又来了。

二零零一年，我去省政府、去北京层层递交真相信，回家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邪党怕我再去北京，安排我丈夫拿着工资不上班，专门看着我。一天，我有事悄悄出去找同修切磋，丈夫一时找不到我，怕的要命，怕我再去北京，怕家庭受牵连，怕失去工作，怕邪党的恐吓。丈夫在惊恐与压力下把我恶告了，造成我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

二、对同修怨意难平 險中险

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几天，听说了中共邪党要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消息，我们八位同修就一路去北京证实法，希望能通过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发生。

一路上，同修 A 对我很苛刻，就象管小孩一样管着我，训斥我，好象什么都不顺她眼似的。虽然表面上我没和她顶嘴，但心里憋着气，有时偷偷的流泪。到了北京郊区，我们到外地同修帮我们租好的房子住下，外地同修说，目前没什么事，有事需要大家去证实法，就通知我们。同修 A 和别的五位同修一听说现在没事，就决定马上去北京城里买返程的火车票，打道回府。我和同修 B 决意留下不走，我俩还各自买了一大包馒头准备好几天的生活，想等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可是同修 A 当天晚上九点过，突然来敲门，我和 B 同修正 在读《转法轮》。她进屋后说，是她把我带来北京的，必须同她一块走。我坚决不走，她很蛮横，很生气，又吵又闹，说了很多不入耳的话。还说，你不走就是破坏大法。我觉的当头一闷棒：证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怎么会是破坏法呢？到了她们在北京城里住宿的旅舍时，有的同修已经睡了，那晚我想不

通说破大法的问题，彻夜难眠，眼泪泡枕头。

第二天晚上的火车票，白天等火车的时间，大家去逛故宫。我们在故宫遇见了家乡的同修C，他们几位同修也到北京证实法来了。我决定与C同修他们一道留下证实大法。可A同修坚决不准，横竖硬逼着我跟她走。我多次与她交流，我说还有两、三天就是七。二零了，多住几天再回家不行吗？如果你们带的钱不够，我带的多，过几天走大家一起用，都够了。无论怎么说A都不听，非要我同她们当晚坐火车回家。我没有办法，红肿着眼睛，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啜泣不止。

当晚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梦见有好多好多人都是坐在几间大考场里考试，我们一路出门八个人，回家的有七人。回家的七人进考场，拿着卷子还没答卷，看见火车来了，匆匆上了火车往家赶。醒来后，才知道这样匆忙回家，还没达到证实法的目地，肯定是错了。

回家后，我每见一个同修就义愤填膺的、滔滔不绝的倾诉自己的委屈，数落A同修怎么怎么的不对，怎么怎么的凶恶、蛮横，越说那个怨恨心就越重。从此，我对A同修的怨和恨无法形容。

在师父《心自明》这篇经文发表前，A同修给我送来一篇经文，后来证实是一篇假经文。由此我对A同修更加反感，对她的怨恨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过了几天，她给我带来一篇真的经文《心自明》，我便负气不要了。

强烈的怨恨心迷住了我的理智，在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最关键的时刻，我错失学法《心自明》，更甚者，连后来的新经文都统统抵触，一概不接受。由于拒绝接受新经文，在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的当口，我看不清方向，以致在非法劳教期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邪恶的高压下写了悔过书，做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错事。

从黑窝回家，如果不是师父慈悲，给了我一个严正声明、悔过的机会，否则我就永远也回不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教训真是太深刻了。遇到矛盾、受到委屈，我没有向内找，没想想在

这剜心透骨的矛盾中，同修在帮助我去掉什么心？也没在法上悟一悟，是不是我的心性在哪方面应该突破了，应该提高了？而是含泪而忍，怨气十足。师父说：“修炼中所要去的每一颗心都是一堵墙，横在那阻挡着你修炼的路”[2]；“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著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3]我在修炼的路上摔的大跟头就是教训，强烈的怨恨心差点毁了我自己，毁了修炼，毁了等待我救度的众生。

由于怨恨同修的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我又经历一次灾难。

在二零零四年的一天，外地几个同修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而后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期间他们承受不住高压迫害，就说出资料是我拿给他们的，使我遭到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两年。那时我满腔的怨恨，怨同修不修口，怨同修出卖我，怨同修不修心性。在劳教所里碰到了那几位同修，我也不和她们打招呼，把脸一偏，耻笑她们：出卖别人，自己还是没逃脱黑窝。

三、修去怨恨心，险阻变通途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一次一次被非法劳教都是被人“出卖”的？第一次被家人“出卖”，第二次被同修“出卖”？当然这些问题从表面人的这层理看，在就事论事中看，怎么也令人想不通。所以我的心在忿忿不平的怨与恨中煎熬着。

在黑窝里看不到大法书，我就背我能背的法。一天背到“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4]时，在师父的棒喝下，我猛然警醒：为什么魔难一次次向我袭来，难道跟我修炼没有关系吗？没有我要去的心吗？是不是自己哪有漏了，不符合法了？于是我就向内找，执著心找了一大堆，如怕心、争斗心、怨恨心、钱财心、爱面子心、情、色欲心等等，找的很笼统，不深入，没有找到这些心的深层因素，就是没真正找到最根本的执着。

二零零六年，从劳教所黑窝回家后，我失去了工作。因我被非法劳教时，行医执照被邪党给没收了。我暂时没去找工作，就大量学法、背法、抄法；反复的、静心的通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还有各地区讲法等大法书；并静心背《转法轮》、背《精进要旨》、《洪吟》、《洪吟二》；同时加长时间集中精力多发正念。师父的法不断的启悟我，敲醒我。师父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5]

认真学法，我清醒了很多。我认识到，无论我们做维护大法、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事有多么神圣，只要我们还在修炼中，就会有要去的人心与执著，就会有去除人心、去除执著提高心性的考验，哪怕在同修中、亲人中也存在着要过的关和难。

我在深入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最突出的魔性是强烈的怨恨心。这个怨恨心的根本来自于保护自我的“私”，如，“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到伤害，别人不能对“我”不好等等，一切来源于这个处处保护自己的为私的“我”。谁触及到这个不能触碰的“我”，便心生怨恨。理智被怨恨所带动，所左右，只能使自己的路越走越艰难，越走越没出路。如对丈夫的怨恨心不去，招来被丈夫恶告，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对同修的怨恨心不去，造成我拒绝新经文，摔跟头，走弯路；招来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

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源来自为私的“自我”，这是最根本的执著，并去掉了它。

在二零一一年三月的一天，当地有位同修赶集时发放真相光盘和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公安追问她资料的来源，压力下，她说出了都是在我家拿的。过后她觉的对不起我，一直不敢来见我。我从同修D那里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立即悟到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又来了，检验我怨恨心去的扎不扎实的机会来了。我想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不能

再被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了。我很平静的对 D 同修说，请你转告她，我一点也不怨她，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同时也在去我们各自的执著心。叫她不要自责，谁能无过？我说，我知道公安人员惯用的伎俩，稍不注意就会被诱惑和欺骗，我真的不会怪她的。我请 D 同修把她请来，我们共同学法，切磋交流，共同提高。

我高密度发正念：不准怨恨心再在我各个空间中存在，各个细胞中存在，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感到我没有了一丝怨和恨的时候，一下觉的一身轻，心里敞亮舒坦，这件事象没听到一样。我放下了怨恨同修的心，放下了怕牵连、怕被迫害的心，结果魔难不了了之，什么危险也没发生，直到现在都平安无事，真是化险阻变通途啊。正如师父说：“了却人心恶自败”[4]。

-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环境〉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大法不可窃〉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解体妒嫉心

文：四川大法弟子

以前以为控制自己少说话是怕助长显示心和欢喜心，现在才体会到其实是怕别人妒嫉，怕别人超过自己。而在显示心和妒嫉心的相互作用下，很容易自心生魔，做出乱法之事。最近在遭到邪恶非法关押迫害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深刻认识到妒嫉心的危害。以下从几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一、要做虔诚的弟子

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来独往，高兴了自娱自乐，生气了自怨自艾。在家里比较听话，乡亲们都夸我懂事，自己也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上学考试，每次争考第一名，怕别人瞧不起。看电影要看好莱坞大片，有时先看评论如何，不好的

就不看，这样才觉的自己有品位。在这种名利心、虚荣心的影响下，逐渐变的自命清高，时时想到的是争第一，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痛苦，慢慢形成争强好胜、怨天尤人、自谓不公等等狭隘心理，而这些心挑动妒嫉心，给了妒嫉心生存的土壤，相互依存，最终形成观念。

修炼大法之初，由于片面的理解法，走了极端，导致工作不稳定，生活紧张，家庭矛盾很突出。而自己又陷在这个困难中去寻找出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没有在法上修，所以情况越来越严重。

经历很多困难挫折后，才体会到自己没有摆正修炼和工作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非常极端固执，局限于肉眼所看到的东西，认识一个事物之后就容易固定下来，比如说从师父讲的某一句或某一段法中体会到什么，就认为是绝对的真理了，然后就象禅宗一样画框框钻牛角尖。或者对一个人或事形成第一印象后就很难改变，记的最开始学《转法轮》的时候，觉的师父讲的有些话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这种傲慢和怀疑的观念使自己产生了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和不信，以至于没有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把师父的法当成自己的话来炫耀，有时把自己的认识掺杂到法中来教训别人等等，起了干扰破坏作用。

最近体悟到这是妒嫉心所致，是旧宇宙的为私为我的观念对师父的妒嫉，使自己只是在大法表面得到一点知识，而不是真正走入修炼。师父把大法传给弟子，是师父的慈悲，是弟子的荣幸。弟子的智慧、财富、正念、生命都来源于师父，来源于大法，唯有以虔诚、恭敬、谦卑的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才是本性。

二、要做真诚的同修

在和一些同修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在有些问题上不严格要求，比如说吃，有的同修还执着吃鸡鸭鱼肉，还有各种零食等等。有时候劝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到高层次上不能吃肉，

不能吃葱姜蒜等；夏天天热，炼功人不用打开电风扇了，要能吃苦中苦；正法到了后期，炼功人不能结婚，否则干扰大，还容易被钻空子；学法时要恭敬，不能穿背心短裤等等。看起来好象都挺对的，好象是为同修好，实际是只注重炼而不注重修，把搞形式当成修炼，把过去小法小道的东西掺杂到大法中，甚至拿这种修饰门面的做法去要求别人，叫别人跟自己学。同修提醒我不要走极端时，自己还不服气，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反而认为是在严格要求自己。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名利心等等全起来了。

后来认识了一位老年同修。接触后，发现他学法时加字漏字，语速快，吐字不清，还迷迷糊糊的；炼动功总爱走动，挠挠这儿摸摸那儿，炼静功几乎就是在睡觉；发正念多数时候倒掌，等等。和他交流多次都不见好转，而且发现他总爱找理由辩解，慢慢的自己就不耐烦了。我想我是为你好啊，师父安排我来是帮助你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的，你却这么不争气，还不爱听。而且怎么想怎么认为都是他的错，后来就想他这样下去很可能会被迫害，从而产生了远离他的想法。有时就觉的他会不会就是那种练了二十多年了没出功能还在气中徘徊着的人，嫉妒心强，在嫉妒我呢。但是后来经历的事情才使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另外的同修给他提建议，他比较接受，而且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状态。原来是我一直在向外看，没有向内修，没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表面上都是给同修提建议，可我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指责抱怨的语气对同修严厉批评，别人又怎么能听进去呢。甚至连最基本的尊敬老人都没做到，连常人都不如了。遇到矛盾一味的向外看，强调自己在帮助别人，把自己摆在绝对正确的基点上，这不就是邪党“伟光正”那一套吗！

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什么我看到别人的总是不足，而不是优点？为什么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心里总是气愤、无奈？为什么我总是拿同修和自己比？为什么我看同修就象申公豹对待姜子牙？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要求别人怎么做？为什么我听到同修交流自己的体会时心里总有点不以为然？……我发现 29

每一个为什么里都有一个“我”，因为有“我”，所以才有那么多为什么。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初，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得法这么晚，心里有些遗憾，尤其看到大法弟子参加师父讲法班，以及九九年迫害开始后，大法弟子们威严护法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既感动又失落。为什么会遗憾失落呢？其实是羡慕、嫉妒、恨。

最近体会到，在和同修发生矛盾时，多数都是嫉妒心在捣乱。为了得到同修的认可，自己非常注重外在形式的改变，所以表面上冠冕堂皇，给人一种精进的感觉。当同修去发真相资料时，自己心里就不服气，然后也开始琢磨怎么怎么大干一番；当同修谈起自己遇到谁谁，怎么跟人家讲真相时，自己就不爱听，心想可千万注意不要生欢喜心，要去掉显示心；当同修被邪恶迫害时，自己就在想他平时都有什么执着，是哪颗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了；看到同修在被迫害时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就嗤之以鼻，认为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要是我的话怎么样……怕自己落后，怕同修超过自己，所以才想着严格要求自己。

在常人这个大染缸里，很多人都在随波逐流，而同修们却能守住善念，想要返本归真，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在残酷的迫害下，很多人都在助纣为虐，而同修们不畏强暴，敢于说真话，用生命守护真理，这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而且同修修好的那一部份早就隔开了，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好的，其实自己看不惯，并不是对方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如果要求人人都象自己一样去思考去行动，那不成了邪党控制思想那一套了吗！同修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同修一部大法，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同修是一个整体，应该相互鼓励共同精进，最终达到无脉无穴，金刚不破。

三、要做友善的家人

走入修炼以后，觉的自己不象常人一样思想败坏、言行低俗，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心性高，所以和人说话常常是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给别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家住农村，从小就感觉自己命运不济，没出生在好的家庭，后来把这种罪过怪罪到父母身上；在家里，妈妈对弟弟要

宠爱一些，对弟弟用钱不节俭也不说，自己就生出不满了；我把大法真相告诉父母，他们若不认同，就觉的他们悟性不好，要是说大法不好的话，就觉的他们素质差，不可理喻，甚至不可救药；后来弟弟也得法了，就叫妈妈学，她就跟着学了，而我不是因此为妈妈感到高兴，反而是心里不平衡了。这些自谓不公的心理都是嫉妒心的体现。

看到别的同修家里也有不修炼的常人，但是表现的很好，有的还帮助大法弟子做讲真相的事，自己就生出攀比心、嫉妒心、怨恨心。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何况是自己的家人呢，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作为大法修炼者，都应该抱着善心去对待他们，而不是把大法作为资本，用以建立自己在常人中的威望，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把他们当作敌人，又如何能做到善呢，更谈不上去救他们了。只有把他们当亲人，考虑他们的感受和承受，真心为他人，才是一个修炼者所为，才能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纯正。

在解体嫉妒心的过程中，发现它是如此顽固而又无处不在。最近体会到，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破坏正是由于嫉妒。它的本性是为私的，衡量好坏是以我为标准，所以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甚至麻木不仁、目中无人，对生命漠视。

嫉妒心使自己对别人严格，对自己宽恕。自己哪里没做好，就赶紧找借口来敷衍；谁要说自己好，心里就美滋滋的，觉的这个人可以交往；谁要指出自己的缺点，心里就不高兴，认为这个人不好惹，以后要防着点儿，或者表示凭什么说我呀，你要叫我做好你得先做好；看到别人获得赞美就表示怀疑或心里不平衡；看到别人遭受批评就幸灾乐祸，有时还添油加醋背后议论；别人做得好就认为他是在显示，没什么了不起的；同修要做的不好就生气，好象自己多付出了，吃了亏了；自己看不到的就不相信，或排斥，或打击；自己做不到的事，就认为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看到同修结婚了，也想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找个人结婚；同修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有时直接反对，无理也要辩三分，不考虑对方感受；为了打击别人，先说出自己的不

足，表示自己在向内找，然后开始攻击别人；为了不丢面子，做错事时编造一个接一个的理由；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遇到问题总爱往外推，或找理由拒绝；为了显示自己，先表扬别人的优点，然后再找出对方的缺点给予对方无情打击；为了证实自己，说话浮夸，总记住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忘记做的不好的事，直到自心生魔……

嫉妒心是恶、是私，所以总感到自己修不出善心，有时候变的麻木、懒惰、求安逸。嫉妒心和其它几乎所有的执着心都有连系，尤其在党文化影响下，争斗心不去很容易产生嫉妒心。

其实，师父一直在点化，只是弟子愚笨，关键是不懂得向内修。幸运的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当我真心想要向内修时，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帮助弟子。

特别有几天，在针对一思一念向内找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心脏部位有一个东西在快速的转动，真是非常美妙，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谢谢师父！

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再读师父的《何为忍》

师父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1]

以前读师父的这篇经文时，知道很重要，但今天读的时候，却有一种震撼：这是我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关键啊。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与同修共勉。

妻子不修炼，甚至根本就不让我提及修炼，还对我说：“你一直想改变自己，却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死。你讲真，我承认，你不说谎，很实在。可你根本就不善，也根本看不到你的忍。你修了二十年了，没见你改变。再有几十年你能改变？你这种徒弟……”

她说我别的错，我还要反驳反驳，至少辩解辩解（所以她说我从来不会说自己错了，从来不找自己），可她今天说的这

话，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做的很差，其实我知道，自己连真都做不到。虽然声称不说谎，但学法炼功时，一听到她走近，就停下来做别的事，做资料发资料讲真相都不敢让她知道，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不也是不真吗？其实连个常人都不如了！

有时我看到同修的行为不像个炼功人，却总是没有反省自己，比如觉得有的同修可能来源于道家，不自觉的还抱着原来的理，一味讲真，忽视了善；有的同修可能来源于佛家，一味讲善，失去了真的原则性。就认为这样慢慢修，还能修下去；一旦不修忍，那就寸步难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修炼人了。但这都是理上的认识，并非修炼体悟。

想想自己，何尝不是因为不修忍，而一次次错过了提高的机会。不修忍，自己真了吗？善了吗？听到难听话，听到对自己的误解，第一反应是委屈，似乎很自然的就想分辩几句，气氛立即开始紧张、对立，气恨油然而生。这已经不是修炼人了，虽然可能还忍着，但一定是出于顾虑：我得忍，要不人家怎么看我呢？！我得忍，要不就会有更麻烦的事出现！但这都是常人的顾虑。

真正的修炼者，是能溶于法中，用法理来思考：她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或哪里让她误解了？至少也得想起来师父讲的法理，用法理要求自己，才算个修炼人。

可是，委屈、含泪而忍，已经是用常人的得失来衡量了，已经离开修炼的大路。如果是产生气恨、愤怒，甚至出言不逊，伤害了别人，那就连常人都不如了，那绝对不应该是师父的弟子所为，难怪妻子说我“变得越来越死”，妻子的话，不正是在警示我吗？

很多时候，知道法理却做不到，那是没有做到实修，谨以师父《洪吟》〈实修〉与同修共勉：

“实修

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是修”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何为忍〉

争斗心引发的思考

文：大陆大法弟子轻净

在大陆党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斗争理念表现的很严重。从小上学就开始被教育强者为王、丛林法则的人际关系使今天的社会走向了极度紧张的状态，争斗心表现的也极其严重。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表现的淋漓尽致。相互之间不服气、嫉妒，得理不饶人、为了一口气甚至刀枪相向。说话的时候任意贬低别人来突出自己的立场，生活中许许多多场景皆是如此。作为修炼人的我，思想的最深处也时不时的表现出争斗心来，有的时候比常人还严重！

小时候，我很崇拜电视上那些善于辩论的人物，觉得他们很强，能把别人说服，还说的别人哑口无言，迎来观众的阵阵掌声，默默的把他们当偶像。从小就以自己为中心，每次都被大人说成无理取闹，当被追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说不出原因来，觉得委屈。那以后，每次看到这种节目我都会记住一些有利于自己以后辩论的话，不经意的时候会拿出来复习，带入不同的场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自信心满满的，就是要把你说赢，抓住理了就往死里说，甚至带有许多侮辱性的话语，为的是增强说服性。看书、看电视，学到了很多自认为是真理的话，每天在脑子盘旋着，想着如果谁要是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就可以这样说，那样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那样分析。当别人表现出认同的时候，心里就美滋滋的，认为自己真行。别人不认同时就不高兴，认为别人没自己理解的好。每次和朋友交流都置他人于低一等，自己高高在上，滔滔不绝：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你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是我说的这样吗？……有时候声音高昂，简直跟吵架一样，周围的人都劝我别那么激动。平静下来总觉的自己有理了，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

修炼后，一定层次上理解了师父讲的法。我本以为自己的争斗心已经放的很淡了，其实不然。有时候不经意会爆发出来，

那种与别人争辩的思想、话语，哪怕是讲真相的时候，都使用一些比较偏激的词语、比喻来压倒对方，连连用反问的语气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就是那种要让别人认同我的语气，甚至有时候别人否定一下，心里就愤愤不平，开始各种解释，一定要证明自己，解释多了别人不认可，不耐烦了，自己就认为这人不可救了，一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不管他了！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恨自己学法不深，修炼不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如何救度众生？有时候感觉自己还不如一个常人。

争斗心表现还不止这些，有时候在睡梦中也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梦见自己回到以前高中的课堂上。因为是政治课，讲的都是歌颂邪党的内容，自然也没去听课，现实中我也从来不听政治课。也不知道为什么，台上的老师说着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法轮功，听到之后，我立刻拍案而起，冲着老师就骂了起来：法轮功有什么对不起你了，社会上的坏人你怎么不管管，你看看现在的毒食品、毒疫苗、毒空气，什么都有毒，法轮功叫人做好人却成了你批判的对像了？！……那是真骂啊，在梦中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那种不服气，那种好像憋了很久要爆发一样，骂的那个老师无言以对，全班都看着我。

醒来之后那种斗气还在心里憋着久久不散去，当时我都震惊了，怎么会这样？还有几次梦中和别人吵架还动手开打了呢，也是那种争斗心、怨恨心，好象在梦里变了个人似的，我这争斗心为啥一下子这么严重？平时却觉察不出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师尊讲过的法：“有的修炼人说白天他可以做的很好，梦中就不行，是他思想深处还是不扎实，在梦中考验看他扎实不扎实”[1]。

平时被面子心，不能让别人否定的心掩盖着，在冲击到这颗争斗心时被其它的执着心硬是给抑制下去了。讲真相时也带着和别人斗的心理，喜欢用反问来加强自己的语气，这已经成习惯了，以前没觉的有什么不妥，当真的将自己设身处地去感受时，才知道反问句原来这么伤人，能令对方失去和自己交谈的兴趣，严重时沦为无理取闹，甚至别人都不和你一般见识。

我要救度众生啊，不是把众生往下推啊！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反问语气就会使别人对谈话产生厌倦、排斥。这是党文化啊，把邪党的东西掺在真相里，我们讲出的话能是纯善的吗？能清除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吗？爱反问别人恰恰就是暴露我这颗斗争之心的表现，抓住理的时候就爱反问别人，甚至说的时候很激动，要把别人压下去的态势。这不是争斗心吗？！每次想起来这个，我都特别的后怕，和我交谈过的朋友都明白，碍着面子没说出来而已。这种状态如何能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呢？真善忍我做到了多少呢？这恰恰是邪党的假恶斗吗？

我意识到这个争斗心已经不只是执着心的问题了，已经影响到证实法和救人了。在修炼后认为自己的党文化已经完全褪去的时候，在那不经意间，那种说话语气的表现，那种愤愤不平的语气，恰恰因此成为旧势力抓住我的一个把柄，从而加强这方面的斗争心，致使听真相的世人引起对大法不理解，不认同。我们讲真相的目地是心系众生把别人救下来，而不是为了要跟中共邪党斗争而揭露它。

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到反问语气的危害，应该去掉，带着这颗争斗心不能救度众生，我要修好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注意着自己的语言使用，每次说话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感受一下，这话对方听了能不能接受的了，这话能不能换个委婉而又不失原意的表达方式。反问句使用少了之后，真真切切感受到说话的语气平和了、友善了，那颗争斗的心也随之很少露头了。

当然争斗心不仅仅表现在语言方面，其它方面也有。但我确实认识到语言也能把争斗心表现出来，而且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夹带着争斗心和各种心都出来了，别人听了就会不舒服、排斥，这可能就会为讲清真相设下了障碍。记得师父说过：“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为主。”[2] 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可能就会障碍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分辨。讲真相也是如此，有时候面对的世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大法是什么，但世人能从大法弟子的一

言一行中看见大法的美好，从而生命得到救度。证实法，我的理解不仅仅是把真相告诉别人，而且要从自己的言行中透露出那种修炼人独有的气质！大法弟子携带的这个能纠正一切不正确因素的场才是至高无上的佛法在人中的展现！能一下子把正念打到对方思想的深处，唯有纯善的话语和那颗慈悲的心。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家庭中过关的体会

文：辽宁大法弟子

看见同修在家庭的矛盾中如何提高心性的交流文章，很多谈的是大法弟子与不修炼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我今天要谈的是家人（矛盾的那一方）也是修炼人的这种家庭中过关的体会。

我修炼大法后，曾一度想不结婚了，保持清净的修炼状态。只是后来的一些变化，我和一位刚从牢狱中走出来的老学员结婚了。原本我个人想的是，俩个修炼人在一起，应该相互鼓励，共同精进，矛盾应该很少很少。可是生活中的矛盾却让一路平坦修炼过来（除一九九九年中共对大法的非法迫害带来的多方面的骚扰及干扰外）的我，经历了很多直接冲击心性的考验。

我习惯了家庭中的相互尊重礼貌，而丈夫同修所表现的却是大相径庭。生活习惯，卫生状况，言谈礼仪等相距很远。从人的角度讲，这样的两种人很难生活长久，结婚不久，丈夫同修的这些问题就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他无常怪异的急躁脾气。

在正法修炼中遇到的很多不同形式的干扰与迫害，我都能尽力做好，都走过来了；而面对家庭的这种变相的干扰却让我消沉下来。我们间关于大法修炼的交流，总是我主动谈及。我难以理解与容忍他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正常的交流中，他也不会有耐心和温和的语气，常常是一言不对他的口味就高声的横加指责，常常让我心里很受伤。在公共场所，他也会常常不顾

及一切的表现出脾气暴躁的种种，甚至会故意用极端的方式消耗我的忍耐力来迎合他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习惯。所以，渐渐的，我极少和他一起出去做事情，也极少有其他同修知道我们俩结婚的事情。

丈夫的家人两手空空的把他推给了我，他的一切生活起居费用由我来买单，而他却每天冲我吼叫，崭新的家也随处可见被他不高兴或者是随意的损毁留下的痕迹，更甚者，他还因为我对他的不满动手打过我，这样的婚姻生活我难以平衡。

丈夫在一家同修夫妻经营的公司工作，也由于他自己的部份因素导致同修忍受不了断然的把他辞退，从而他一直在家闲着。

我甚至一度认定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才有这场婚姻演化而来的干扰！这场婚姻慢慢消耗着我侵蚀着我前行的动力，心情郁闷。当然师父讲法中讲过：“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它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1]可是师父还讲过“这么大的事当然我不认可旧势力也不敢为”[2]的法理，我怎么就会被带动呢？而默认了这种干扰呢？在最高之处有伟大的师父在掌控，是我在修炼中境界没有提升上来啊。

修炼中没有坦途，坦途也不会是真正的修炼。其实呢，在家庭环境的修炼中，确实也能真实的反映出一名修炼人的不被掩饰的种种表现。修炼的双方都期待另一方的改变，从而加重了间隔。而我在开始的时候，也经常没有守住心性和他形成负面的对立情绪，可每次过后，我都很惭愧自己的修炼状态——一直认为这些事情都从表面上修掉了，可是很多执着心一直都还在。为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让师父操心而落泪。忍的很难受的时候，总会想起神韵晚会中熟悉的歌曲，想起我们是师父的弟子，都要做好。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修炼者，有不足是正常的，但我们都始终如一的坚信坚修大法！我一定能看淡它，冲

破这种干扰带来的阴霾。

三个月的时间内，我学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内心无限感激恩师的洪大慈悲。在浩瀚的宇宙大法中，这些事情，简直太小太小，微不足道。修炼中向内找是法要求的，自己有利益之心，看不起别人之心，还有不平衡的心，有爱面子的虚荣心，这哪能行啊？同修的表现看起来不好，可是如果我的修炼真的很精进，他是不是就会被好的环境带动呢？终究还是自己没有修到师父安排该到的位置，麻烦都是针对自己的人心的。试想一下，对于众生，师父都是慈悲的一视同仁的。我有分别心，如果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就有这样的生命，难道我们就给他清出去，直接不要了吗？不会的，所以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圆满自己的世界。

有时，我偶尔听到学法小组中有夫妻同修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这种经历，这种生活魔炼了四年后，我现在真的能默默不太计较了。尽管丈夫的那些习惯还存在，但是我心里很坦然，也会默默在理解他的同时在不断的容化掉自己冒出的负面的厌烦的思想，多看他的长处，少看他的不好处，在不断的魔炼中，自然形成了看待诸多的事情都用宽容、善良、容忍的心态对待，很多尖锐矛盾的冲击真如微风拂面一样没有心动的想法。真正提高上来的状态是，对待一切和自己的理解与想法互相冲撞的事情，能够冷静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权衡问题。

修炼是有安排的，决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的，我们修成的世界中该有的师父都会无漏的给予，而成就他就需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的走出来。我对丈夫同修说，我很感谢我们的婚姻，真的成就了很多，没有它，在安逸心的带动下做着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追求着一团和气，很难真正的提高！而大法弟子夫妻之间的这种缘，不论以何种因素缔结，既然同修一部大法，就要好好珍惜，携手同行。同修间的交流，从法理上的理悟能相互提醒，而真心为他的无私无我的表现却让彼此铭记。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 39

形式。对于同修间没有认识到的包括自身的党文化的一切行为和做法，应该及时提醒，去掉。而在这种实践中，看似偶然的小事，其中蕴涵着要修炼提升的因素及整体师父安排的机制。

跟上师父的正法要求，在不断做好三件事的同时，真心的放下自我，和同修共同精进。对修炼中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同修，要善意交流和鼓励，而不能自顾自己的，这是很私心的表现。而我在做好修好自己的同时，善意的帮助同修赶快一起学法提高上来。随着我自己的改变，丈夫同修也在不断的精进。我们之间的所谓矛盾，很多在笑谈中就直接化解了。

在最后剩下不多的修炼时间中，鼓励自己，坚持不懈，做好三件事，最大限度的放下为私为我的私念，和同修共同提高。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清醒〉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几点导致演讲乱法现象的因素

文：大陆大法弟子

就我个人的观察，演讲乱法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有以下几个因素，写出来，希望能够提醒同修，引以为戒。

一、追求高层次的法理

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说：“我天天看书，也看不到法中有更深的内涵啊！”“哪个同修认识的高，请来交流交流呗。”于是，就有同修帮着找这样的学法小组，或是认为法理认识的比较高的人，等这个同修去了一段时间后，也认可了该演讲者的状态，然后，他再去跟别人宣传。

慢慢的，到那个学法小组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就分出几个小组，该演讲者就不固定在哪一个小组学法，而是经常在这几个小组之间交流所谓的高层法理。而小组的同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这来学法，幸运吧！”

其实，经常静心学法的同修都知道，高层法理根本就不是追求来的。⁴⁰这种追求的本身就给了演讲乱法者市场。

二、“看人家法学的多好”

由于几年前，那种把书摆一堆来交流的现象，一看就是演讲乱法的模式，所以，现在的演讲者根本就不拿书，而是凭着记忆来背法，有时候，为了证实自己在法中悟到的对，经常是引用别处的讲法好几处，听着的同修就会觉得，“看人家法学的多好”，继而将该演讲者交流的法理也记住了，以至于回到自己的学法小组时，也将该法理交流出来，象学舌一样。一旦得到同修的认可，自己便更加认可了该演讲者的所谓高层法理交流。

其实，你真正在实修时，你就会发现，这种法理只是一种你学来的理论，等到你过关时，你想运用的时候，发觉你能说出来，但根本就不管用，也解决不了问题。

三、“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

对于演讲者本人，由于演讲乱法比较敏感，起初他也很注意，但是，随着身边同修的认可和赞扬，慢慢就飘飘然了，他也很注重学法，但是学法时，更多的是为了怎么跟别人交流而学，会背的法也越来越多，有些都已经很熟很熟了，慢慢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种专门为了交流而存在的惯性模式，加上邪恶因素的操控，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一膨胀，他就会觉得“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继而，每天其它事情也不干了，专门开始维持着这种交流方式的本身，越走越偏，最后导致演讲乱法的出现。

其实，目前大法弟子就是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尤其是多救人。真正实修的同修也不会受这种现象的干扰。

写出来，是想让有这种想法的同修引以为戒，不要再让演讲乱法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学法小组中。

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坚定正念 清除病魔

文：大陆大法弟子 梅真

我觉的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在法上修，都会修出“金刚不坏之体”[1]，是师父给予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或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总觉着我们这个肉身这疼啦，那疼啦。我们应该穿透这个空间，看到病业魔难的本质。

特别我们这儿有的大法弟子真相讲的很好，可是，一交流切磋就说：我的心脏又难受了，腿疼的一瘸一拐的，有的“眼花耳聋”，去给众生讲真相，每天三件事都在做，身体就是不舒服。

有的腿疼，骑车去讲真相，看到人在远处，不敢下车子，到人跟前，才突然跳下车子，怕人家说：讲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怎么你的腿还一瘸一拐的？因此形成很大的执著，大法真相资料中有祛病健身这方面内容的，都不敢在自己村里发，怕带来负面影响。

还有的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大，是病业反应，在消业，越觉的消业，症状越厉害，最后躺在床上还认为是消业，挺不住去了医院。

还有一中年女大法弟子（已离世）看起来非常精进，全县大事小事都找她切磋，连邻县有什么事，她都知道。家里象日夜营业的“小旅馆”，总不断人。有一天，她突然昏迷过去，好象半身不遂的样子。大家连忙帮她发正念，她才醒过来，直到躺在床上象植物人似的，四年后离世。家里象小旅馆似的，学法能入心吗？发正念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就拿我来说吧，二零零一年冬天，迫害到了顶峰，单位辞退了一名大法弟子（因到北京上访）。人们听信了电视上的诬蔑宣传，对法轮功更加仇视：什么时候把她的腿炼直了（这位大法弟子从小得过小儿麻痹），我们才相信！我就想：大法就是好，下雪天我穿个衬衫，穿条秋裤让人们看看大法好不好。从那以后，无论下不下大雪，每年冬天一件衬衫一条秋裤过冬，

从没感冒过。十几年，我都是这样过冬，人们把我穿的衬衫戏称“火龙单”。

那时，我每天早晨四点准时起来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转法轮》手抄了四遍，背了三十几遍。师父各地讲法看两遍后，再亲手抄两遍。一天发正念不少于八次，全世界大法弟子四次整体发正念基本不耽搁。

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的住、什么都能做的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鼓掌）”[2] 师父接着说：“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2] 师父还讲过：“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那个魔算什么，相比之下很小很小。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1]

就说说我最近这次过病魔关吧。我就叫它病业假相，我不认为它是病业，因为师父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给我们净化了身体，“七二零以后”，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从监狱回来前半个月（我走过弯路，在监狱写过“四书”），我象得了感冒，突然咳嗽起来了，每天晚上一分钟咳嗽一下，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回到家更是咳的厉害。家人都认为我“上了火”，梨水熬冰糖能败火，越喝咳的越严重。一咳嗽，就尿裤子，晚上不能躺，一躺下，痰就堵满了嗓子，双腿走路越来越沉。衣服领不能碰着脖子，一碰上，咳的眼珠都要爆出来。

有天夜里两点多钟，我突然被痰堵的窒息，我一下从床上蹦下来，心里喊了一下“师父”，马上就能吸气了。接连三个晚上，到两点多钟，都是被痰堵的窒息，不能进气，不能出气，心里喊“师父救我”，马上就能出气了。晚上，吓的不敢合眼，一合眼生怕背过气去。

回到家后，快十几天了，脖子肿的厉害，嗓子眼儿发炎，象烂了一样，疼的象撒了一把盐，吐出的痰有的带着小血丝，满嘴大口疮不能进食。家人劝我上医院，我打着手势说：“不去，我能好，没事。”说话基本出不了声，有天晚上，坐在沙发上，裹了两个羽绒服，还觉的在冰窟里（我不认为那是烧），不时有声音往脑子里打：“淋巴，淋巴。”什么淋巴？！一边儿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往心里去。

慈悲的师父没有嫌弃我，让同修给我送来了全部大法书，晚上，我拿起师父的书《洪吟四》使劲念，念几声，歇一下，一本书念完了，嗓子也有声音了。

经常端起碗，就“啊啊”的呕吐，不让我吃，我就吃：夹起饺子，使劲往嘴里塞，一会儿，两盘饺子就“送”到肚里；不能喝水，端起水杯硬往嗓子里灌两杯。

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1]

我想起师父的法。发正念时，就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我要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清除对我肉体咽喉处的迫害，让我出现咽喉胀痛、发炎、起痰咳嗽症状的一切邪恶生命，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请师尊做主。清除我更深空间身体咽喉处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相，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3]。我就从新走师父安排的路，强加的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金刚不坏之体”，让不符合法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相，谁指使的、操纵的、参与的，全部连根拔起，用宇宙的法清除它，用宇宙最快的速度清除，请师尊做主。然后，念发正念口诀。觉的能量场特别强。

每天学法、炼功，到点就发正念，病状一天比一天弱，有44天早晨，半睡半醒中，看见肛门处有两个寸把长的小尾巴，我

用手去拽，它还往里钻，我吓坏了，一边拽一边吓的喊师父，拽一下喊一声，两只手轮换往外拽，象井绳粗的大肉虫子，拽了足有两丈长，在面前摊了一大摊子，还看见虫子的小肺叶什么的，一下子惊醒了，觉的肚里空空的，肛门处还有往外拽那个东西的感觉。师父给我做主了。

还有一个同修下身哩哩啦啦流血一年多，她总认为是消业，年前突然大出血，去医院抢救输血，医生说要给她摘除子宫。我去帮她发正念时，她正在床上躺着，还认为是消病业，我和她切磋：都在床上躺着消病业，谁去救度众生啊？我们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啊。她清醒了，也对准子宫处的灵体发正念……清除子宫处的灵体，请师尊做主。现在子宫也不用摘除了，病业假相越来越弱。

我的右胳膊在看守所时被一女犯人一屁股坐上去，不会动了。不能梳头、洗脸，用左手吃了两年饭，出现肌肉萎缩现象。我时常发正念，清除对我右胳膊迫害的一切灵体，慢慢的，我能写字了。有天端了小半盆水，突然又不会写字了，象骨头错了缝。我想起师父的法：“那功能运用好了，那石头用手一捏都得粉碎的”[1]，就用左手给右手接胳膊，第二天又能写字了。在师尊的加持下，通过炼功，我现在开着大汽车又能到处跑了。

以上是自己清除病业假相、邪恶灵体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干扰的点滴体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向内找后电脑恢复正常

文：大连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修炼

那天发现电脑突然不好使，就去找技术同修。可是同修查看后说没有问题，只好把电脑拿回家，可是却怎么也上不去网。45

心里开始着急起来，怕耽误同修讲真相所需要的资料与周刊。最后竟因一点小事噼里啪啦的把丈夫说了一通。见丈夫没被带动抄法去了，我也去抄法。在抄法的过程中渐渐的认识到自己有怨恨心，魔性很大，同时觉察到自己最近在修炼中有些分不清是责任还是执着。接着晚上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看见自己和一名男同修一起往前走。只见我唯唯诺诺的紧随其后上了两个台阶，来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能走过去。这时我忽然下意识的想闪开，怕人误会是男女关系，这时梦也醒了。

我从中渐渐的悟到：这是师父点化自己要和同修共同往前走好，不能因为相互间存在着提高的因素，就阻挡着共同提高的机会，不去做好该做的，不去圆容师父所要的。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主动突破这些人心与观念的障碍，堂堂正正的去修炼，在做事的过程中把它们解体掉，使境界升华上来。

当悟到这些后便感觉思想很清晰，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恍惚的意识，心中充满了正念，感觉自己被一种很强的能量笼罩着，睡意全无。这时又忽然想起了白天上不去网一事。心想上网一定没问题，于是起床去开电脑，果然顺利上网。下载完周刊和真相资料后，便加入了晨炼的行列。

上午在去找同修的路上，思维又进一步的打开了，并认识到，表面看起来是自己在帮助同修，其实也是师父利用同修的状态给了自己继续提高升华的机会。同时，师父的法展现在脑中：“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也不能因为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我们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也不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的去修炼，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就行了。”[1] 从中有了新的体会，思维又开阔了一些，感觉心中又生起了正念。

在整理这篇文章的同时又进一步的认识到：师父的法内涵很深，而自己从中领悟到的只是极其浅薄的一点点而已。

要修忍

过了两天，不知什么原因丈夫突然对我不满，并恶语相加。面对这突如其来表现，我感到很吃惊，也很生气、伤心，心里感到发堵，也争执了几句。紧接着又有同修告诉我，她不修炼的婆婆对我丈夫的一些举动有意见。这使我对丈夫的表现更加感到生气，更加觉得自己的是对的。

接下来两天里，突然发现给师父上的香都有一根没烧着。紧接着电脑也异常了，恢复系统也不好使。修炼中没有偶然的。

第二天给师父上香时，不自觉的想到了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项了？如果是，一定要补上。从早晨走在去学法点的路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看自己的思维活动，想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直到来到学法点后，我又用同修的表现反过来对照自己，继续查找不足，朦胧中依然不是很清晰。

就这样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又连着先前的思维与法对照，因此渐渐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和丈夫的矛盾中，都是在情的带动下用观念向外看，不是站在法上看问题，所以矛盾一直不断，而每次发生矛盾后身体上还会出现不适。还看到自己从得法修炼以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能忍，很难守住心性，爱发火，遇到问题首先愿意争个是非，不让别人说。没有按照师父的法去严格要求自己，抑制自己。而导致自己这个状态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在法上认识的不足，对师父讲的“业力的转化”的法没用心，遇到问题时从来没想到师父讲的：“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1]，因此，在心性的提高方面修的很不扎实，影响很不好，给救度众生带来了不少的阻力。

当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感觉内心变的很平和，对丈夫的不满仿佛一下子全消了，感觉在修炼中又有了新的开始。

就这样，学完法心想：电脑这次出现的问题一定是我心促成的，既然我认识到了问题，电脑也会恢复正常了吧。到家一看，真是如此。

以上是修炼片段。层次有限，难免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走家串户讲真相

文：辽宁大法弟子

我今年七十四岁，家住辽宁边远小镇，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

今天，我想说说我是怎样遵照师父的嘱咐，努力讲真相救人的。

去农村讲真相

我们学法小组由四名老年同修组成。年龄最大的七十四岁，最小的六十五岁。几年来我们坚持到农村的大集上去发真相光盘、真相期刊、台历等。走遍了我县农村的所有乡镇，有的去了两、三次。冬天迎着凛冽的北风，夏天头顶炎炎烈日，我们都走在讲真相的路上。

每次去农村讲真相前，首先清理自己空间场，然后发出强大正念：铲除所到之处障碍众生听真相、得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

一次我们四人来到一个水库，给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他对我们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敢讲法轮功？政府不让炼就不能炼，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们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何迫害法轮功，告诉他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修炼人都是有高学历的。这两年落马的那些贪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二十多万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球有两百万民众声援并签名支持；法轮功修炼真、善、忍，真善忍不好啥好？他听明白了，最后退了党。

我们两人一组，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走到哪家就在心里对着哪家发正念，讲的时候一个人讲，另一个就发正念，相互配合，救人的效果也很好。

善的力量

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刚进厨房就被一个青年拦住，不让进屋。恶声恶气的说：“干什么的？哪来的？”我说：我们是县里来的，是来告诉你们救人的好消息的。他说：“你们是法轮功？法轮功已经被国家定为‘×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你们还敢大白天的来宣传，胆子可真大！我在单位就是搞这个的，快走，要不我就报警。”我没有被他的恶念带动，心里对着他发正念，解体操控他反对大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修也在一旁发正念。

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别这样，我看你一表人才，不是一般人，在哪上班？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自傲的回答：“在北京，是北航毕业的。”我连忙说：“小伙子，你是我县的骄傲，是我县的佼佼者。全县每年高考有几个能进京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进京上学，还分配到北京工作，多荣幸啊？我家亲戚也有航校毕业的，他明白真相‘三退’后，连升三级，从空军大队长升到副师长。”

他一听，态度马上变了，也没气了，平静的说：“副师长这职位可不低。”我说，“你明白真相‘三退’后也会有福报，有个美好未来。你在北京工作，特别是研究法轮功，更应该了解真相。你研究法轮功得到的材料都是不实的。真实消息你知道吗？罗京、陈虻为什么死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江泽民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如今法轮功不但没被他消灭，相反炼法轮功的人群还越来越壮大。大法已经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因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在世界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那些腐败落马的高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才遭报的？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你说：真善忍不好啥好？你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为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背黑锅，被淘汰时被它牵连多可惜呀！”

看得出他态度开始转变。我又说：“你看看这些书和资料有好处。”他说：“那好吧，我先了解了解再决定。”于是我

们把各种真相杂志，还有破网软件都给他留下。他这次虽然没有“三退”，当他明白真相后会给自己做出明智选择的。

他有了生的希望

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门开着，屋里静悄悄的。我们打了几声招呼，没听到回应，但直觉这屋里有人。进屋一看，炕上横躺着一个男人，脸蜡黄的，瘦瘦的。

我跟他打招呼说：“老弟，你好哇！打扰你了，怎么有病了？我们是县里来的，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人有气无力的说：“什么好消息不好消息的，我都得了绝症，脑瘤晚期，就等着死了。我还是医生，我什么都知道，啥也不听了。”我和同修坐到他身边的炕沿上，说：“老弟，你别这么悲观。你是医生你知道癌症是医院治不了的。但学法轮功后癌症病人好了的例子可多了。今天我们来你家就是缘分，可能是我师父让我们来救你的。”同修找出真相期刊上有关晚期癌症患者学法轮功或诚念“法轮大法好！”病好了的故事念给他听。

他认真的听着，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求生的渴望，吃力的坐了起来。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三退”，我说：只要你真心“三退”，并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他听进去了，并让我们把啤酒递给他，我们到处找也没找到。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我就到附近商店给他买了一瓶，把他家的熟食和菜给他摆在跟前。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感谢，用真名退出党、团、队。

“我就佩服法轮功 太了不起了！”

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见屋里有四个人在闲聊。一个男青年把我们让到屋里。我们说我们是学法轮功的，话刚出口，一个胖女士就大声的说：“我就佩服法轮功，你们太了不起了！迫害这么多年，不但没被压倒，还自己掏腰包做资料，自己被迫害还想着救别人。”我说：“不是我们了不起，是我们有个了不起的师父，是我们师父伟大，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

原来她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早已明白真相“三退”了。在她的感染下，屋里的两个人明白后都做了“三退”，她丈夫也随着“三退”了。我们送给她们各种真相杂志，让她们进一步了解真相。胖女士说她一定再好好了解了解，并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又来到一户人家，给他们全家人讲真相。男主人不相信我们说的，也不相信我们是县里来的，更不相信我们是拿自己的钱做的资料，还问这问那的。我对他说：“我今年七十四岁了，学炼法轮功二十年了，一粒药都没吃过。我学法轮功之前，每年得花五千元的医药费，这二十年光看病至少就得十万元吧。我拿出十万元的十分之一来做资料，你说我能不能？再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不告诉你，你不明白真相而被淘汰，我是修善的，我能那么自私吗？”他听了我这肺腑之言，态度一下变了，感动的说：“这么大热的天，这么大的岁数，你们不坐在家里有空调的屋里喝喝茶水，看看电视什么的，却想着我们，也太了不起了！”

看我们满脸的汗水，他家的男孩赶紧把电风扇挪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凉快凉快。我就从“四·二五”讲到天安门自焚，讲到江泽民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却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讲了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及江泽民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等等。当我讲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说：“一个人杀人是要偿命的，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却害死那么多人，天理不容啊！”他和他的家人都很感动，男孩一会沏茶，一会拿雪糕，像招待贵客一样，我说，有骗钱骗物的，哪有骗你们平安的？只有“三退”你们才能平安哪。

他们都很认同，最后一家人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或中共的附属组织。我们又给他们留下几本真相期刊，让他们再进一步了解真相。临走时，我告诉男孩，上大学千万别入党，男孩连连说“知道，知道。”

“我们正等着呢！”

告别这家我们来到另一户人家，哇，一大屋子的人，这家正在请客呢！我们先给女主人讲了真相，劝其“三退”后，先对着那一大屋子人发正念，让他们明白真相让他们都得救。在给女主人讲真相时得知，这家和我同姓，我就对客人们说：“咱们是老乡，又是一家子，好事不能落下自家人！”我就给他们讲了为什么“三退”等，这时就听到一人大声说：“我们正等着呢！”说完他们几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我们又给了他们一些真相期刊，他们全都收下了，并一再挽留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谢绝了。

离开时一个青年执意送我们，走到院子里，他告诉我们他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叮嘱他：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不住的点头答应着。

走进大山深处

这天我们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这里绿树成荫，山连着山，沟连着沟，从远处看不到房子，都被掩在大山里。我们向村子走去，迎面来了一位老人。上前和他打过招呼后问：“大哥，法轮功是什么知道吗？”原来他们这里还停留在法轮功被迫害初期时的状态上。真心期刊什么的从来没看过，三退也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给他讲了三退，他明白后退出少先队。

这里交通闭塞，信息闭塞，唯一能得到信息的来源就是电视。我们从心里发出，要以强大的慈悲和正念救度这一方百姓。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一个男子不让我们进屋。当知道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时，就要报警，我们没有动心。见炕上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我们就向老大姐走去问：“老姐妹，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七十五了。我说，老姐姐，你比我大一岁。她一看我比她年轻很多，非常羡慕就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说：“你咋这么年轻啊？”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炼的，我炼二十年了，什么病都没了，一粒药都没吃过，一针也没打过，无病一身轻。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也会年轻的。

她说她腿疼，走路费劲。一听我说炼法轮功身体变的这么好，就一直专心的听着。明白了为何“三退”，就退了，又要了几本真相期刊。之后大姐告诉我们她儿子是村委会的，叫我们别介意。

她儿子一看她妈妈这样，也不好说啥，就到另一个屋子看电视去了。临走时，我们和那男子打招呼说：“再见了！我们留下很多书，你要认真看看，对你有好处，看明白后再‘三退’，这样你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时他也不那么恶了，和我们摆手告别。

我们很快给三十来户人家讲完，劝退效果很好。最后一家是个养猪户，给这家的养猪人“三退”后。我们向他打听路时，得知大山上面还有六户人家。我们想不能把他们落下，决定上山给那几户人家讲真相。养猪人再三劝阻我们不要去，说那几户都是大队领导，被举报了拘留几天，多犯不上。我们想救人要紧，于是加快脚步向山上爬去。

太阳火辣辣的照在地上，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脸上的汗水流在嘴里咸滋滋的，我们背着：“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向那六户人家走去。

第一家的大门紧锁着，我们往大门上别了一些真相期刊。第二家也没人，同样往大门上放了几本期刊。到第三家，一位老人自己在家，是中共党员。我们给他讲社会败象，讲天灾人祸，讲法轮功弘传世界等。他认真的听着，非常认同并用真名退了党。我们把《九评共产党》和各种真相期刊送给他，他都高兴的收下了，嘴里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看看。”看到老人拿着期刊这么高兴，我们含泪离开了，这个大山没白爬。

再進大山深处

就在我们准备要回家时，看到远处山里隐约的还有几户人家。我们想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也可能不会有再来的机会了，就

是再累也不能落下他们。于是我们再次向大山深处走去。

这一家男主人，是个转业军人。非常认同法轮功，他告诉我们：以前在派出所工作时，就偷着放过法轮功学员。因此他的老伴得了癌症都好了。

我们谈了法轮功弘传世界、天安门自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谈到“灭中共”，他痛快的做了“三退”。我们临走时他从树上摘了很多海棠果送给我们，我们给他钱，说什么也不要，他目送着我们离去。

在这里我们遇到十三、四个有缘人，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高兴的做了“三退”。看到他们得救，我们比他们还要高兴。

几年来从严冬到酷暑，我们走遍了全县乡镇的大小村庄，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救了多少人。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正法不结束，我们就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真的做到修炼如初。

注：[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修炼交流摘录

这次我捧起《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这本宝书一看，与我以前对这本书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我觉的我好像一下知道了什么是炼功了，炼功时我就清醒的能抑制住头脑中那些不清净的一切念头了。而不是以前那样只是会炼动作，炼功时脑袋也不能静下来。如果不学这本书的话，炼功人是很难了解和掌握每套功法的博大精深的涵义的。学好这本书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炼功的，对我们的提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抽时间看看〈法轮大法大圆满法〉》

本地很多同修在谈到学法的体会时，都说《转法轮》也看了很多遍了，学到上一句意识中马上就可以想起下一句，但总感觉好像没学到什么法理，仅仅只停留在字面上的一点理解而已，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学法的话，应该算还没得到更深一层的

法。其实，我自己很长时间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中，真正的我在内心也非常痛苦，内心深处非常渴望真正得到法，而实际学法时，却又被那可恶的无神论及现代科学的观念所阻挡着，用自己在长期常人生活中形成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观念想当然的去衡量法，甚至在学法时在潜意识中想当然的添字漏字，如此学法自然就不会领悟到大法的神圣内涵，其实自己觉的这样根本就不能算是学法，可能只能算是在读书而已。虽然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但内心深处对大法却非常敬重，于是决定：既然此生能遇到此高德大法，一定要将大法背下来永记心中，不管修的如何，只管用心去背，能得多少是多少。结果在长期坚持背法中，不知不觉的彻底改变了以前那种“读书”的状态，大法的神圣内涵不断的展现出来，深深的从理性上明白了许多许多。

——《背法让我真正得法、体会大法的玄妙》

一个常人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他得经过多少次的筛选才能走到最后，他的付出要比不爱学习的学生超出多少倍？那我们这么大的法，没有各种考验能行吗？不应把自己家里的、外边的遇到的各种魔难都跟旧势力挂钩，那是给我们修炼用的，那是用来考验我们对师父的信是真的是假的，那是往上走的一种考试，如念念不忘旧势力，那不是把它看的比师父还高吗？那不是不想过关吗？永远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归师父管，旧势力能够着我们吗？更谈不上迫害。我们的修炼不是为了解决家庭琐事，不是为了解决矛盾，更不是为了避免灾难的来临，向内找是永远的话题，不是在灾难当中向内找，平时要时时刻刻归正自己，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突然间灾难来临，第一念是关键，我们怎么摆放自己的位置，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关键时候才能体现出来，那真不是装出来的，那是源于自己平时对大法的理解，自己的悟，信师信法的成度，看似灾难过了，那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心灵上、身体上都有

一个刺心透骨的承受过程。

——《由手腕折了想到的》

我发现自己整天就生活在各种“怕”中，在“怕”的氛围中苦苦挣扎。一遇到事，一有个风吹草动“怕”就随风而来。师父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人心。”（《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过去我一直把“怕”和其它执著一样对待，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执著心去对待。学了师父这段法我知道了自己“怕”心的份量有多么重，不修掉怕心就无法修炼，你就不算个修炼人。为什么自己一直被怕心缠绕着不能自拔，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严肃的去修掉它啊！

——《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怕”？》

如果我不修法轮大法，我也会委曲求全给母亲把房本办理好，但那样我会遗恨终生。现在我修法轮大法了，我会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师父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2]，我一遍接一遍念着，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我感到心的容量渐渐加大，我能宽容对待他们了。我真心的祝愿他们过的比我好。我真正感受到了在大法修炼中的美好，人没有了嫉妒、怨恨后的轻松。

——《房本》

